

landamani 政權 (1815—1830 年)

Dr Alexander Ressos, TEP

Attorney-at-Law (Switzerland), Solicitor (Hong Kong),

Solicitor (England & Wales)

提契諾復辟時期的主導人物是 Giovan Battista Quadri。他 1777 年生於盧加諾，曾參與領導 1798 年的解放運動和 1802 年的 Pian Pòvrò 大會。用史學家 Martinola 的話說，他的政權持續了 “per tre lustri”，即十五年，直到最後幾年才遭遇嚴重反對。¹Quadri 控制著馬利亞西納選區，該選區的代表名額與其人口極不相稱。他通過一張由親屬、門客和官員組成的網絡進行統治，時人譏諷這些官員頭銜繁複。該州的低級官員也須被尊稱為 *illustrissimo*（最尊貴的）。²

儘管如此，該政權在後來的金融中心所需的領域中頗有建樹。它於 1816 年為該州制定了刑法典及刑事訴訟法典，並於 1821 年制定了民事訴訟法典。它完成了聖哥達馬車道，並就聖貝納迪諾山口道路進行了談判。通過一項被 Martinola 稱為來之不易的條約，它從當時處於奧地利統治下的倫巴第獲得了進口糧食和食鹽的權利。

³ 聖哥達馬車道於 1827 年至 1830 年間在皮亞佐尼亞的工程師 Francesco Meschini 主持下修建，耗資 1,650,000 里拉，其中 150,000 里拉是在與承包商的糾紛中節省下來的。聖貝納迪諾山口道路由 Giulio Pocobelli 設計。復辟時期，該州共修建了約 118 公里新的州級道路。⁴*landamani*（首席執政官）時期的公共財政依賴於對食鹽、葡萄酒和糧食徵收的間接稅，各類通行費（*pedaggi*、*pontaggi* 和 *portaggi*，分別在道路、橋樑和渡口徵收）以及邊境關稅。到 1824

年，國家因資金短缺不得不限制批准新項目。郵政事務說明了該州如何為自己籌資。根據 1827 年與蘇黎世郵政管理局簽訂的一項協議，該州接受了一筆利率為 4% 的 200,000 法郎貸款，而其因郵政專營權所獲得的淨補償金則降至每年 3,000 法郎。⁵ 該州由此以一項主權權利的未來收入作抵押來換取當下的信貸——這是歷代主權借款人都曾使用的手法，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聖哥達鐵路公司也將以大得多的規模加以運用。

1 1830 年 7 月 4 日的改革

十九世紀二十年代末，反對 *landamani* 的力量在年輕的律師、教師和商人中日益壯大，其中許多人曾在帕維亞或米蘭求學。其宣言是 1829 年出版的一本匿名小冊子《*Della riforma della costituzione ticinese*》，人們很快便知道它出自 Stefano Franscini 之手。Franscini 認為，1814 年憲法在起源上就有缺陷，因為其通過對提契諾州而言並非出於自由意志，而是外國干預的結果。在他看來，一部憲法需要人民的同意。Quadri 在 1830 年 3 月 6 日大議會的一次特別會議上作出回應，但改革運動已無法阻擋。1830 年 7 月 4 日，各選區大會通過了一部新憲法。

這個日期很重要。提契諾的改革早於當月月底在巴黎爆發的七月革命，而正是七月革命在瑞士掀起了被史學家稱為“再生運動”的自由主義修憲浪潮。《*Dizionario storico della Svizzera*》將提契諾列為 1830 年和 1831 年修訂憲法各州中的第一個，其後依次為圖爾高、阿爾高、盧塞恩、蘇黎世、聖加侖、弗里堡、沃州、索洛圖恩、伯爾尼和沙夫豪森。⁶ 再生運動的核心原則是人民主權、直接選舉、分權、擴大的男性選舉權、新聞自由以及工商業自由。提契諾的改革預先實現了其中的大部分。

1830 年憲法規定由各選區大會直接選舉大議會，每個選區三名代表。它加強了分權，保障了新聞自由、請願權和人身自由，規定

了提供公共教育的義務，並要求公佈國家賬目。⁷第 46 條禁止在十二年內作任何修訂。⁸該州學校刊物將這次改革稱為 “un'autentica rifondazione della Repubblica e Cantone del Ticino”，即共和國的真正再造，因為它第一次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礎之上。

特徵 1803 年 1814 年 1830 年 來源 《調停法》 由邦聯議會和 由各大會 附件 列強強加 通過 大議會 110 名成員 76 名成員 每選區 3 名 選舉 直接選擇與 財產資格選舉權 由各選區直接選舉 抽籤 所在地 貝林佐納 每 6 年 保留輪換 輪換 修訂 未作規定 未作規定 12 年內禁止修訂

1830 年憲法中有兩項規定對金融史學者而言意義重大。公佈國家賬目確立了公民知悉公共資金如何籌集和支出的權利，該州後來關於預算平衡的規則延續了這一原則。新聞自由加上意大利流亡者的存在，使盧加諾和卡波拉戈成為意大利出版中心，第 C.II 章對此有所闡述。兩者共同創造了透明度，而對公共金融機構以及後來對私人金融機構的信任正是以此為基礎。

2 註釋

1. Martinola，關於 landamani 政權的研究，Scuola ticinese，第 78 期
https://m4.ti.ch/fileadmin/DECS/DS/Rivista_scuola_ticinese/ST_n.78/ST_78_Martinola_regime_Landamani.pdf。
2. Marazzi，1830 年改革（同上）；“La Costituzione del 1814”（同上）。
3. Martinola，landamani 政權（同上）。
4. Mondada，關於道路和橋樑的研究，Scuola ticinese，第 78 期，圖版 XVI–XVII，https://www4.ti.ch/fileadmin/DECS/DS/Rivista_scuola_ticinese/ST_n.78/ST_78_Mondada_strade_e_ponti.pdf。
5. Marazzi，該州郵政服務（同上）。

landamani 政權 (1815—1830 年)

6. Christian Koller, “Rigenerazione”, DSS , 2010 年 8 月 23 日版本 ,
<https://hls-dhs-dss.ch/it/articles/009800/2010-08-23/> 。
7. Marazzi , 1830 年改革 (同上) 。
8. Marazzi , 關於 1855 年改革的研究 , Scuola ticinese , 第 94 期 ,
[https://m4.ti.ch/fileadmin/DECS/DS/Rivista_scuola_ticinese/
ST_n.94/ST_94_Marazzi_riforma_costituzionale_1855.pdf](https://m4.ti.ch/fileadmin/DECS/DS/Rivista_scuola_ticinese/ST_n.94/ST_94_Marazzi_riforma_costituzionale_1855.pdf) 。

僅供一般參考。本文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，不能取代針對個別情況的專業意見，亦不建立律師與客戶關係。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狀況。

網上版本：hk.helveticaregister.com/lugano-the-regime-of-the-landamani-18151830